

子書二十三種

品民春秋

15-19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

愈益

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

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

惡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

安不

於達思窮

顧不於得思喪

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

以言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求無厭足為貪

天下顛恐而患之

顛驚也

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叢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

凶眾庶浪浪皆有遠志

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浪浪然亂有遠志離散也

莫敢直言其生若驚

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

大臣同患

弗周而畔

患愛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愛也

桀愈自賢矜過善非

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

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崩壞

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

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

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虛云曠夏似言

開夏湯令伊尹為閒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

於末喜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為閒謀也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

彼琬琰

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琬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

是瓊華是璣而樂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今本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驥所引文據此則瓊璣不但爲二五名也

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卒卒盡也

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詩志也

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

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

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闕西方日勝東方日

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

涸枯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

易位農不去疇

疇畝也

商不變肆

安其也

親鄭如夏

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民也○書武成瘞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纘命封黃帝之後於鑄

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樂仲子云淮南傲與訓治工之鑄器注云

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

封帝堯之後於黎

○御覽二百一作黎案樂記云封黃帝封之後於藟黎與藟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纘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

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

盤庚

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

不違民欲

發巨橋之粟

巨橋紂倉名

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

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

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

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紂窮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

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

所云已責責古債字注非也

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

靖箕子之宮

以箕子避亂僻在而僻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靖似常

作清七

性切表商容之閭

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

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焉

諸侯

與謀委質於武王之

諸大夫賞以書社

大夫與謀爲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爲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

施之於政事去其絲賦也

然後

於河

○舊本濟於倒從釋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

西歸報於廟

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

乃稅馬於華山

稅牛於

桃林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

馬弗復乘牛弗復服

○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釋史增復字

鼙鼓旗甲兵

殺牲祭以血塗

之曰鼙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虎爲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

藏之府庫

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

故周明堂外戶不閉

示天下不藏

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至德之藏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

若汝妖怪

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書見

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

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

吾國之妖甚大者

○新序雜事二甚作其

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

終吉

○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

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

○舊校云愬一作溯字讀如號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爲二虜哉注非

是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

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

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

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

○列子

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

大不過三日

三日則消也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易曰日中則仄故曰



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飄風一作飈風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今趙氏之德

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二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

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此斯不亡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子實

在與義賞篇同誤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勳

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與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陳人紇

挾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翹字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

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

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彊爲弱

缺者十六篇注未聞也舊作聞之誤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襄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襄王傷晉大夫呂錡射襄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聞

訓說苑敬慎篇與此並創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子反叱曰嘗○韓非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

者說文醴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危酒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子反曰亟退卻也

○說苑作酒也是

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

以醉也

○絕止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

○飾邪篇使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也

幄帳

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

○十過篇作不以醉

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妬子反也皆較醉字勝

其心以忠也忠愛

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

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

垂棘美璧

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

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

○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

若受我而假我道

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

阜樞

君奚患焉

患猶難也

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

屈產之乘爲庭實

爲虞庭中之實

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

盪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

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

先人

有言曰唇竭而齒寒

竭亡也○梁伯子云案左傳唇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唇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子胠篋篇作唇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並作竭疑

皆因揭而誤也

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

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喜曰璧則猶是

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

仇會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夙繇本作夙何肥瞻云當作夙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公由史記楊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公由說文繫傳口部省云呂氏春秋

有召猶國智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伯欲伐者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

○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

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

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

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也

伯子云時攻齊者尙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也

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嘗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剋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

觸子苦之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鑿金而卻之舊校云卒北也走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案

乘猶勝也○案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達子又帥其餘卒也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費

使人請金於齊王

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貨有功也

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

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

惡能給若金

惡安也與給與也

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

走奔也莒邑也

燕人遂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

美唐金藏所在

此貪於小利以失

大利者也

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齊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

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

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倨傲也

富有天下而不驕夸

夸誇而自大也

卑為布衣而不瘁

瘁病也攝猶屈也

貧無衣食而不憂懼

懼懼也

狷乎其誠自有也

自有有道○狷即懇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

覺乎其不疑有以也

何其久也

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

恩恩明貌

空空乎其

不為巧故也

空空慙也巧故偽詐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志在江海之上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測盡也言深不可盡

○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

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

確乎其節之不庫也就就乎

就就讀如由與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

從之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

鵠讀如浩浩吳天之浩大也

假乎其輕俗誹譽也

皆謂體道之人也

以天為法以德為

行以道為宗

宗本也

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

窮極也

精充天地而不竭

充實也

神覆宇宙而無望

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

往古來今日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

道不可得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此之謂至貴

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得之矣

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

堯不以帝見善綰北面而問焉

善綰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

問焉○善綰莊子作善卷

堯天子也善綰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綰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

人輕道重

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

若如

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

孰誰

周公旦文王之

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饗牖之下者七十人

饗牖以破壅蔽牖言貧陋也

文王造之而未

遂

遂始也

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

抱

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

日三至弗得見

稷不見之也

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

止休

桓公曰不

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

驚亦輕也

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

庸用

遂見之

不可止

○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

霸功大亦可以誠滅內行之闕也

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

猶尙

子產相鄭

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

倚其相於門也

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

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

之遺猶舍也鄒國北迫晉南近楚僑則伯也賦千乘耳而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

索盡也孔子曰子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訛今改正

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唯子產乎

唯獨

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

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

援也

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舉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僂而不敢

僂也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

反從干木所遷也

翟黃不說

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

實猶爵祿也

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

實者其禮之

禮敬也

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

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

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爲侯文侯也○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

上文舊本作上卿詔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道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詔爲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開晉中開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爲徒

徒黨也

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

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

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

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窮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

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

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

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卻偃不敢攻之也

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

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此仁義之

道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

見執桑之下

○後漢書趙壹傳注云執古委字淮南人問訓作委桑左傳作翳桑

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鋪之再咽

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蓋於行乞自憎

至此也○注謬憎自取言憎惡徑自取之亦不肯也宣孟與脯二胸○舊本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胸今據改正拜受而弗敢食也

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盡也詩大雅

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

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

曰嘻君舉○舉車也致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爲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下之餓

人也還闕而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闕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爲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尙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常昵云耳未知禽

艾之言意相同否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置得與德古字通用

可爲公侯扞難其城帶也以喻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

又造周二字亦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博廣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

餘子也○大夫庶子爲餘受氏爲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荆魏多

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

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

張儀行行去

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

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

嘗爲御韓王爲右

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

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

濱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

○齊策禮貌作體貌

濱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

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

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侍舊作待訛今從齊策改注同

濱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

荆對曰荆甚固

固護以侵兼人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

薛清廟必危

○衍下薛字齊策作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

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齊策作和

其顏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

○坐拜策作望拜

雖得則薄矣也薄輕少也○得

舊訛作薄今從策改正

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

○危厄策作隘窘

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

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與猶助也

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

歸終也

力雖多材雖勁

勁彊也

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

加益也

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譽欬○舊本訛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

詠牛女詩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

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潛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一年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

不可人不可中如此者者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

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

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

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

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卽指上所言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屑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

蓋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無官爲長見敬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

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



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強大矣

惠盜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

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鐵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

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引疊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爲其

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名

不得榮意者爲其實邪苟虐害人人亦必虐害之不得財寶也爲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虐害人

人亦必虐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爲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久則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爲大王計無取此二

也者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

荆比之偃息故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

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

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

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

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北方有獸名曰鼪

○說苑復恩篇作蜃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蜃

鼠前而冕

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蜚蜚距虛取甘草以與之

○爾雅作蜃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蜃

有患害也蜚蜚距虛必負而走

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託寄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

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

小白齊桓公名

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

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

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

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

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

糾外物則固難必

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

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慮謀也

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

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者

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

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

○梁仲子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

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卻貴置也服退也

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

彼得尸而財費乏

○七字舊本訛在上句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

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

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

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

○注謂甚敵齊指齊人為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

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

○舊校云怨一作罪

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服能盡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

樹立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

勤天子之難

勤憂也

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

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

校云與

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

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一作與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

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

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

舉猶用也

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

可也

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

通也

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

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

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

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

不敗樂紂是也故曰因民之俗也○案周語下洽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

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蟬正也器械也武王使人

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讎厯勝良讎邪也惡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貞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

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言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

讎厯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

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

子之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

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

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

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

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殛之所殛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